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

侍卒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掾

善本

賢良方正

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

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向曰野王

縣令也中書郎南陽相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

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善曰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頃之選為太子

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

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

常侍從班列也善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非

摧材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

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

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善曰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

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濟曰堯賜克明克

聖光啓夏政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

光啓寡君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太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善曰漢書

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

夏侯之學 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 顯祖曜德牧寬及荆父守淮岱治亦之書也

有聲 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

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銑曰湛祖威歷荆兗二州刺史父

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 英英夫子灼灼

其儁飛辯摘藻萃繁玉振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

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貌辯美辭也

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如彼隋和發彩流潤

如彼錦繪列素點絢 善曰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

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 濟曰隋

隋侯珠和卞和玉繪繡也絢文彩也言湛文章如珠玉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善曰尚書大傳孔

錦繡也 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善曰論語子曰文

測度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善曰論語子曰文徒空也吾 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善曰莊子子綦

生謂湛也 夫 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且歷少長逮夫 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

觀終始 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向曰逮及也 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承親孝齊閔參 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承親孝齊閔參 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承親孝齊閔參 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毋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日善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良事君直道與日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

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

識道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弱冠厲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

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

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掾古之招士

以弓與車也徵為太子舍人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善曰典引

蒸 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 **忠節**

允著清風載興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內外俱有 **決央** 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

美化也 **決央** 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

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設官建**

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善曰尚書帝

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

官也相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

如傷恐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善曰子孟子註德厚失所也受祿德薄辭祿也
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

二紀于茲善曰呂氏春秋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特二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提

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善曰論語子曰子曰衆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居吾語汝善曰論語子曰

衆勝少也時俗憎病雋異文雅之人也執戟善曰論語子曰

疲揚長沙投賈善曰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

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

曰道固不同善曰史記曰觀范睢之見王者羣

也為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

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

者之行由已不曲求無知之人
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莫涅匪緇莫磨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止色率下
翰曰潘黑
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

常節於屈而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
能申志也

茲一人
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
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善曰
漢書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讜正也嘉善也先
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
善曰尚
書曰道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未命臨終之命也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

出光其家謂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善曰周易曰
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
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如何斯
哉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

人而有斯疾
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
曾未知
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
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
翰曰五
惟爾之
十知命湛四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

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卑食美服重

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

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其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末錫

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歛以

時服漢書曰衣禪復為襲銑曰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也襲

衣簡選也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

其葬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

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二焉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

薄葬者言湛達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死生之分也

困而彌亮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困疾彌益斯文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

不追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

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

及也不追而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被抑失聲迸涕

交揮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

碑曰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

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
銑曰慟變容貌言我不為湛慟當使誰為
也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淒急慘

爾其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

則寒來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也

也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茂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前思未弭

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善曰賈逵

國語註曰弭忘也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誅并序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

死於囹圄岳誅之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

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註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

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

小利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滅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向曰王

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

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

塗炭濟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墜塗炭也**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

宵遯乎大谿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所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

士不忠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

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若夫偏**

師裨毗**將之隕首覆軍**五臣本作車**者蓋以十數**善曰

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

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翰曰裨亦偏也

言偏將為賊所敗**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五臣本作紫

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

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

失守者相望也秦隴之僭鞏更爲魁善曰鞏姓也

於境言多也秦隴之僭鞏更爲魁善曰鞏姓也

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向曰鞏更羌賊率

魁主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善曰左

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率寡弱之衆據

十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也翰羣氏五臣本作羌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

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銳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

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善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以饋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

蕘薪采者也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於是乎發梁棟

而用之焉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礮五臣作礮而

又升焉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

礮石又曰高城深壑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

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然

礮與礮並同力對切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字之梁棟而用也芻繫也言以鐵繫也既縱下礮賊而又以機關却升上也爨陳焦之麥柿廢栲呂栲角之

松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栲栲也栲櫟也良

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

五臣本作歷

馬長鳴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招捕之給故得人馬不多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

凶醜駭而疑懼

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漸

七念寘壺

雷

瓶甕

以偵

之

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

薄城使聰耳者伏甕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甕甕也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鑄甕甕並器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

將穿城

善本無城

響作因

焚穡

古猛火薰之潛

五臣本無之

氏殲焉

善曰崔寔四月

善曰崔寔四月

可糴穡

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穡潛氏攻之氏也向曰穡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

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

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濟曰安西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

善曰漢書音義曰衛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

幕府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

將軍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善曰

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

漢記曰段穎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

朝惠帝朝也疇誰也咨謀也言惠帝稱誰謀而

進以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

而

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殺數善本十斛考訊

吏兵以櫛賈楚之辭連之善曰禮記曰夏楚二

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字通銑曰州雍

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櫛楚杖也言

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大將軍屢抗其疏善曰于寶晉

為征西大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

也抗舉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也

此下形表敦辭也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

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勲效推極善本作小疵善曰管子曰民無耻

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

言忌其功效推窮小過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

授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

褒獎之道也劾推也謂舉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詔書遽許而子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

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

馬敦忠勇果毅率勵善本有方固守孤城危逼

五臣本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善曰王隱晉書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贈馬敦詔曰今

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

謂贈將軍也然黎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善曰嘉善也寵榮

言黎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家生乎家語曰

孔子登於豐山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

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

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

亦貿莫首之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

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

同彼貿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貿

首之讎也良曰肆恣噤毒貿易也言然害者

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

善行當以已首易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

人之首為讎也

固可以若是悲夫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

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

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昔乘丘之

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

戰縣亥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

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

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鄭玄曰白肉股裏銑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

也縣姓賁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
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
非賁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漢明帝時有司馬叔
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

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

臣班固而為之誅五臣本作誅之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

而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援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日手持劔殺之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

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濟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貌綴辭之士謂史臣也遺棄也天子

既已策五臣本無已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未敢

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

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未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史記曰侯嬴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知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

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銑曰西

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

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婪婪魯羣狄豺虎競逐善曰左氏

王曰秋固貪怙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

也焚焚貪盛貌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焚之狄如豺虎之競奔逐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亂起貌種落部落也翰曰沸騰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矛林植彤珠

五臣本作朱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彤珠星流謂治

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馬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

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銑曰電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彤朱賊為鑪銷鐵灌城中

散如流星也飛惴惴之士女號天以泣善曰爾矢雨集言多也

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向曰惴惴懼貌號呼也

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

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悅之猶解倒懸濟曰言城之危如累卵人之急如倒懸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也無道倨傲荒惡恣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良曰發謂

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善曰戰國策

唐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向曰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

喻威嚴肅物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

續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隣國子孟

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

銑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續絲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蠢蠢

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善曰漢名

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

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向曰蠢蠢衆多貌犬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

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愜愜苦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曰愜愜畏惟患禍

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濟曰愜愜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

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教計策而存也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刺結靈以長壘善曰

賦註曰刺割也說文曰壘坑也七豔切良曰

博廣也瞻足偵規刺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敦乃掘壘置瓶壺以規之皆知所在也鍾

未見烽火以起焰薰戶滿窟構穴以斂善曰

日搭捶也蒲溝切翰曰鋪斂也鋒斂刃也言賊為地道斂乃敦以火薰殺之於穴中因搭穴

以理之也 **木石匱竭其稈幹** 空虛 下然馬

生傲若有餘 善曰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

貌也擱與擱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銳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稈薪葉供

傲若若有餘言不急懼也 **梁為礮** 五臣本

盧會 **柿** 廢 **松為芻守不之械** 擬有鳴駒 向曰芻

木扎也械戎器 **覆軍喪器我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 善曰鄭玄周禮註曰質木榘也漢書公孫

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

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

戰場質榘也悠悠衆貌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

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

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

心唯敦無之疇誰也 **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

勇致命知方 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

謀也音摸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

命 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

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

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致

命之所故得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

墓旌善 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

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

向和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翰曰我岳自謂

也 王歎墓是旌表也 燕人表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 善曰左

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銑曰甘棠木名召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

樹皆不翦伐也 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

儲隸蓋抄孰是勳庸而不獲免 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向曰矧況也言孰有存汧之

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 狝哉部司也儲粟也隸私隸也抄少也孰誰也

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斲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牧

人逶迤 五臣本 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善曰國語里華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曾不戢

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

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

何而不至 向日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穀數十斛也開懷恕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恕

小過而深効其罪 慨慨馬生硤硤 高致發憤 狀于何不至有也

文選卷之三

囹圄

五臣本作圍

沒而猶眡

食

嗚呼哀哉

善曰

韓文

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硠硠堅也力唐切左氏傳

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哈藥懷曰主苟終所不

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稟受哈銑曰既據也硠

硠堅也囹圄獄也眡也言懷此憤怨死而猶

憾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

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

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

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

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

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善曰戰國策曰

智伯從韓魏兵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

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

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

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

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

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

中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

端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

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

孟而安也吝恨也害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

墨問其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

僕善曰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

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翰曰頒賜也言

可傾倉及所慮狄以賜況用
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
剔子雙龜貫以三

木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
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日射奪龜印也汧督及關中侯
故雙龜也三木謂扭械枷也
功存汧城身死

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
扶老攜幼街號

巷哭五臣本作嗚呼哀哉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巷號街哭

劉緡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
機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聞敦死老幼

相扶哭於街巷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

其門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
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司勳班

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善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
垂裕後昆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

勳班爵亦問其後嗣庶
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陽給事誄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末初三年索
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

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司馬陽瓚
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
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

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
年為之誄焉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

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
日高祖即位改

元曰末初郡國記 璜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

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

末佐守滑臺 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

事滑臺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劇 五

城名 作剝司充 善曰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

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

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劇與摩音義同 向曰

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 幽并

騎弩屯逼 五臣本 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善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捍之七關中

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致類

射也言索虜騎射聚偪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

守賊盛不免屠潰 璜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

將卒 五臣本 之間以緝萃裔之衆 善曰緝會聚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良曰銳利違避也

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

遠 罷 五臣本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

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翰曰疲極勅 士師奔

擾棄軍爭免而璜誓命沈城佻 達 身飛鏃兵盡

器竭斃于旗下 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

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佛輕也言瓚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盡也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良曰以身

從物曰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少帝年號有

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五

偏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

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

節以求全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五臣本作孤遺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銑曰振卹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

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向曰逮及

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

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

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蒙開固

訓教也至教謂制誥也詢諮謀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枯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善曰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孤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

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殺陽處父此則真正之道亦不常為也

皆夷致果題子行間
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福也
陽州之役獲馬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為毅也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忠壯之烈宜

自爾先舊動雖廢
善本
邑氏遂傳
善曰左氏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璜也舊勳即上忠壯之

功也廢闕也邑氏**惟邑及氏自温徂陽狐續既**
謂先代所封氏也

降晉族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

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鞠居殺

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

陽氏不**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
昌盛也

良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

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濟曰之子謂璜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敏達肅敬良善也

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如彼竹柏負**
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

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駮衡
善曰孫子曰貞人

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

駢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

右曰駢四馬曰駟良曰竹柏喻堅

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

邊兵喪律

王略未恢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

也恢函陝壘阻漣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毋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

地埃銑曰函函谷關陝虢國也漣洛二水名

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

東驚南埃謂索虜亂中國

路無歸轡野有委

骸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

服虔曰轡與樛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

曰死則委尸原野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之

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

帝圖斯艱五臣本簡

田野之內多委弃之骨

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濟曰圖謀也危憬

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善曰交

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

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

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尅

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垆周衛鄭翟四

國名言古者已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

有戰爭於此也

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善曰金謂刀

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

柝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

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

閉之關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

高閉料敵壓難善本作時惟陽生善曰揚子雲

也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厭難難決涼冬氣

勁五臣本作塞外草衰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

也勁堅也也邊矣猶虜乘障犯威善曰尚書王

也鳴驥橫厲霜鏑高暈軼我河縣倂我洛畿善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

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遊鷗高

暈薛綜曰暈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殺地

入我河縣倂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良曰厲

整鏑鏑暈飛軼過倂取也言攢鋒成林投鞬為

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

圍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

也皇帝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

多也投鞬言兵多相投鞬以成圍也翳翳窮壘

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菽馬實

掛巨秣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

楚莊王圍宋子及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

而食折骸而炊子及曰吾聞圍者掛馬而秣之

使肥者應客何休曰以木衛其口

也銑曰翳蔽也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嗷嗷悲愁

而形勢變也菽豆也無半菽謂乏糧也寡粟於

搯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列烈陽子在困彌達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攻

稟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

馬褐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濟曰衝戰車也褐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勉慰瘼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

不可奪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瘼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良曰勉勸也瘼創也言勸視被傷及

竭勇猛之氣使其用命力雖窮義立邊疆身終鋒

枯嗚呼哀哉善曰劉熙釋名曰矢末曰賁父隕

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善曰禮記曰

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滅

祭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銑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

公命誄之汧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命誄也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存

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何曰

悼傷登五臣本作疏作疎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七

没有餘喜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濟曰疏分紀錄庸功

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顏延年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

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

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

其中多琬玉說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善曰春秋文曰琬亦璿

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

多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

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善曰言物以希

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

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

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

此亦不以文而害意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淳于

髡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

山西補衡書曰訓夷皓之風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

漢時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曄謂鄭

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

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濟曰言此數人秉行

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而縣世浸遠光平居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

靈不屬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縣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

也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銑曰菁英也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五臣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五臣末景泛餘波善曰

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

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樓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

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

岳之幽居者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

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

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

銑曰迹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

同於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

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善曰

後漢書曰黃香井臼不任藜菽不給

善曰列女傳曰周南

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

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毋老子幼就養勤儉

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

無方翰曰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

勤苦匱乏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檄之懷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

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

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

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

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

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為親屈也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

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子曰從吾所好良曰偶諧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五臣

良曰偶諧區定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季文子

區稭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灌畦

碑曰翔區外以舒翼銑曰不與俗諧也灌畦

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閑居賦曰灌園鬻蔬向曰畦園

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織絢縉

菽之祭祭用魚且示儉也菽豆也織絢縉

蕭以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

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勃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

蒿為薄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絢於邾心好

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絢履也

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簡棄煩促五臣本

有酒德頌也

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富國財屏馬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

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

至也莊子曰故聖大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

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有詔徵

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寔默福

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寔寔默不

應神也嗚呼歎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若其寬樂令終之

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

向曰愆違也前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人固介立善曰漢書音義臣

曰特豈伊時遘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

獨也嗟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

繼作其事矣伊惟也也望古逸人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善曰葛龔遂

也龍之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

司馬茂輕也名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善曰周禮

級策名階級也善曰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齊曰睦

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

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

如得季布一諾良曰廉深簡潔貞夷粹温銑

此人重之也也粹不雜也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善曰論語

曾參之行良曰峻高繁多也依世尚同詭時

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五臣本默置豈若

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曰言為人之道依俗

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

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郭

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予以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

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

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

之俱也翰曰能和畏榮五臣本好古薄身厚

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良曰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

風推挹其風也濟曰霸謂當時霸者也孝惟

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碎命也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言以義

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善

也懷邦不怠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令

也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母邃曰隘

謂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

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爵同

下士祿等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向曰同

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善曰

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猶及也長卿

棄官稚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

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子病去官濟曰郇稚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

來高蹈獨善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

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

也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

忘是非非心之適也銑曰超遠曠明適

嚙葺宇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向晨煙暮

靄春煦秋陰翰曰煙靄皆山氣也煦陽氣也陳書輟卷置酒絃

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善曰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濟曰躬身也否不

曰死人之終也翰曰僚向也幽幽敬述靖五

真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敬述靖臣

本作節式尊遺占去聲善曰漢書曰陳遵口

清人書也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存不願豐沒

無求瞻省訃赴却賻輕哀薄歛善曰禮記曰凡

臣死鄰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

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

喪家補助不足也良曰訃至也薄謂喪之不

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

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善曰河圖考鈞曰有壤者

鳴呼哀哉畢驗反善曰禮記孔子曰歛首足形還葬而

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下棺也遭逢也壤地

也窆葬也下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善曰莊子曰既化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注曰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游遠情隨逐於潛變化也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

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

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翰

曰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暇閑也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

憇非舟非駕善曰毛萇詩傳曰憇息也齊曰

憇息也不用舟車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

危至方則闕善曰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時俗哲人

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也

卷舒布在前載取鑿不遠吾規子佩善曰西征

賦曰蓬與

國而舒卷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殷
 監不遠翰曰哲人卷舒謂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爾實
 載籍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也爾實
 愀然中言而發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濟曰潛復贈延之以言也
 愀正色貌中言違衆速尤迂風先蹙
 發中之言也善曰班固
 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
 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概也飄風與暴雨隊
 則概必先矣良曰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善曰
 尤責迂過躓倒也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已恃才
 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誠也銑曰身與
 才非至實之具而榮聲必有消歇也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
 哉善曰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
 王闕向曰言潛既沒知音永遠誰復箴我

之闕失也仁焉而終智焉而斃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翰曰歎自古黔婁既沒
 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
 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
 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
 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
 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
 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
 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
 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
 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
 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濟曰展禽
 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其在
 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謚曰惠其在

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旌此靖節加彼

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黔婁妻惠柳下惠也良曰旌表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

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

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鶴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主

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開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向曰罷輟去辭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

之巴宮

善曰埤蒼曰閭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向

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閭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已宮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

嗚呼哀哉

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

曰集重陽入帝宮今造旬始而觀清都相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翰曰

步檐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

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

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蕭雍揆景陟岷

於諸侯也故天子女通言王姬蕭雍揆景陟岷

爰臻善曰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賈毛詩曰

母兮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而貴妃遽國軫

薨也肅敬雍和也揆景擇日也臻至也

喪淑之傷家疑賈庇五臣本作賈庇之怨

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

非也妣母也家謂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敢撰德

於旂旒度圖芳於鍾萬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

常注諸旒旒曹植卜太后誄曰敢揚后德表之

旒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

勲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公縱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向曰撰集

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旂旒幡旒之上圖美

於景鐘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

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其辭曰

宮將萬焉謂傳盛德於萬舞中也

玄丘煙因焜瑤臺降芬善曰列女傳曰契母簡

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欲得含之誤而吞之

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

佚女翰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

高唐溱雨巫山鬱雲

善曰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

巫山之陽

高丘之岨曰為朝雲暮為行雨

翰曰溱出鬱盛也

誕發蘭儀

光啓玉度

善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其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

蘭之茂如玉之瑩左氏傳曰光啓寡君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

芳草玉重寶皆喻容儀淑美也

望月方娥

瞻星比婺

善曰易歸藏曰昔常

娥以不死之藥拜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

毓

德素里棲景宸軒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

衡門

銑曰毓養素舊也棲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

處麗締給

善本

出懋蘋蘩

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則足獲為締為給又曰于以采蘋南

間之濱又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向曰詩云

為締為給服之無斃謂女未知將所適故習締

給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

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沚蘋藻也蘩蒿也

謂公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

行此脩詩賁道稱圖照言善曰廣雅曰賁美也

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翰曰脩

習賁美也稱舉也圖圖書也照見也言善言也

既習詩美道舉以翼訓妙幄贊軌堯門

善曰列

女傳曰列女傳曰堯門

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妙為姓漢書曰孝

武錡弋趙婕妤好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

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

日堯母門濟曰翼輔贊佐也妙禹姓也軌

生堯

網繆史館容與經闡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良曰言

黃妃有善於經史之學闡門也言以

陳風緝藻

臨豕分微風也緝綴也藻文章也豕易詞也分

精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五臣作幾善曰

微也日殫盡也幾躊躇冬愛招悵秋暉善曰楚辭

而躊躇左氏傳曰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

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悵悵以永思

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躇行止兒悵悵

相望兒言於此時著篇展如之華寔邦之媛五

章矣傳云冬日可愛本作援善曰毛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也

濟曰展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倚為援助敬

勲顯陽肅恭崇憲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

皇太后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曰崇憲皇

后居顯陽殿言貴妃敬勲肅恭於此奉榮維約承慈以遜良曰榮

約儉慈愛遜順也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翰曰延長朋衆

木后妃逮下也喻后妃能以心意逮下則衆妾上事之無怨也祚靈集祉慶藹

迎祥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女簡狄

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左上巳日會天淵也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銑曰祚報靈善皇胤璿式帝女金相善曰式法也言皇之

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式法質 **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善曰毛詩曰棠棣用也

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 濟曰跗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皇子兄弟之美也

有如此也 **以藩** 善本 **以牧燭代輝梁** 善曰漢書武帝為代王以參為梁王 良曰言皇子出為藩

武為代王以參為梁王 良曰言皇子出為藩牧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

視 五臣本 **朔書氣** 五臣本 **觀臺告祲** 善曰左氏作眡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祲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銑曰謂貴妃薨之徵也眡朔望氣之職也 **八頌** 觀臺觀災祥氣之臺也氣侵皆惡氣也

扃和六祈輟滲 疏禁反 善曰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

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將十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

滲謂滲漉喻祉福也 向曰言惡徵既生也筮不吉祈禱不享也扃關閉也和吉祥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又云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 **衡總滅容翬** 暉 程毀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輓也周禮曰王后之衽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鷲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檐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

服禕服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翬者也說文曰祿衣衿也 翰曰周禮云王后之首服有衡以玉為之

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又云內則曰櫛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翟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六服禕衣褕翟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六服禕衣褕翟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六服禕衣褕翟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六服禕衣褕翟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六服禕衣褕翟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謂貴妃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善曰宋

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閔搖光之密陞宮

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

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

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禁密與又謂之巖奧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

殿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華言無

光色也帷軒夕改輶晨遷善曰劉熙釋名曰

輶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

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輶輶蒼頡

篇曰輶衣車也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處夕

改謂異舊居也輶輶衣車也晨遷謂將葬離

宮天邃別殿雲懸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

居處天邃雲懸言與之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善

長隔矣離絕邃深也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善

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註曰襲重

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

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巾見餘

繫帳也空煙謂室虛無人似有煙也

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善曰中巾箱也匣琴匣

軸謂書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

絃琴絃也善曰闌猶晚也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

也闌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善曰夏侯

燈賦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牀

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金盞置燈也暖不明

貌玉座謂靈座也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藥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左氏傳君子曰頴考

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註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藥羸瘦貌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踐不可攀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無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喪過于哀棘實滅性**善曰周易寂寥虛無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孝經曰毀不滅性翰曰謂貴妃薨皇子子雲不勝哀而又薨也棘善曰牽秀急也**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善曰牽秀四言詩曰

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濟曰冲**題湊既**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肅龜筮既辰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頭

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具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

復用斯**階撒兩奠庭引雙輜**禮曰屬引徹奠乃

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板車也在輜曰紼又禮記註曰輜殯車也銑曰撒去也奠祭也

引將行也輜殯車也言兩與**維慕維愛曰子曰**

身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叔儀薨又

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向曰維與曰皆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

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

載容衣 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容儀衣物而哀
勤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陵王故
云列辟列辟 則諸侯也 崇徽章而出窬旬照殊策而去城

闐嗚呼哀哉 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徽旌旗也又
日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

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
穀梁傳曰窬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

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
之甸服說文曰闐城曲重門也 濟曰崇樹也

徽旌旗也章旒也窬圻也照明也殊策謂
特加策書而誅其德闐城曲重門也 經建

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 五臣本作度 善曰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

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
渡 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 旌

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 善曰毛詩曰周道
逶遲 銑曰旌謂

銘旌也龍駕也委鬱 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
飄揚貌逶遲徐行貌

松霧 善曰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
也邊簫簫聲遠也 向曰鏘喝皆鳴也楚

酸楚 也挽挽歌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
邊簫邊陲之簫也

顧慕嗚呼哀哉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
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

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
池之南天子乃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

繇音姚 晨輶 解鳳曉蓋俄金 善曰葬訖故車
解輿飾蓋斜金

瓜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輅車如車 日輶輅車
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 皇然羽飾

則鳳皇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 輶車以輶
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秘其 載以輶輅

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 也然輶車
吉儀瓚說是也輶力強切相譚新論曰乘輿鳳

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

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濟曰輶輶輶喪車

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山庭寢日隧

路抽陰善曰黃圖曰陵塚為山鄭玄周禮注曰

之道寢伏日影抽重扃閔兮燈已黯中泉寂兮

引幽陰於中也善曰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

此夜深復曉銑曰重扃謂墓門重關閉也燈

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貌銷神躬于壤末散靈

魄於天濔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濔涯也向

畔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善曰言

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翰曰言

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

嗚呼哀哉

哀永逝文

潘安仁

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善曰啓夕將啓殯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亂緒也思玄賦

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良曰啓夕

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俄龍輻而兮門

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

龍說文曰輻喪車也銑曰俄邪也龍輻喪

車也嗟嘆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嫂

姪

田結

兮悵惶

善本作

慈姑兮垂矜

善曰爾雅曰

婦稱夫之母

曰

日姑向曰悼惶忙遽以助喪聞鳴雞兮戒朝

咸驚號兮撫膺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少

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善曰毛詩序曰

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誰謂河廣一

嫁之時常思父母今柰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

反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丑倫反

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銑

持也日祖祭也援撤房生帟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

遷善曰禮記曰土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

也字林曰以酒沃地也向曰悽切兮增歛俯仰

兮揮淚頽心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鬢髡翰

悽切哀貌歛歛悲聲揮灑也濟曰眷顧徒髡

鬚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良曰靡猶冀也停駕

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善曰徘徊旋行也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

旆向曰車初去也華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何獲謂無所見也

承蓋

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龍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以承宇

良曰帷車帷也

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翰曰言

感傷俛低也瀨波也

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濟曰悵悵恨貌

遲遲行貌遵循也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

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

兮未夷

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也銑曰夷亦滅也

昔同塗兮今異

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

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

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銑曰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貌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貌也

嗟潛隧兮既敞

將送形兮長往

翰曰潛隧地道也敞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周禮註曰隧墓道也

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

善曰賈逵國語註曰襲還

也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貌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

中慕叫

兮擗標

之子降兮宅兆
善曰毛詩曰寤辟有標鄭氏箋云辟拊心

也標拊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良日慕哀也擗標拊心也之子謂妻也宅葬地兆

吉兆

撫靈襯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

善曰杜預

左氏傳註曰襯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

窈窕

窈窕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張奐

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向日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

歸反哭兮殯

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

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自

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

善曰漢書曰孝武李

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

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娉娉其來遲鄭玄毛

詩箋曰皇之言睽也又曰睽往也東觀漢記世

祖曰虜在吾目中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

想望其儀形何暇分其是非但求一逢目中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

平聲 濟曰兆

皆無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良曰

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也重曰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銑曰已往也然渠懷

之其幾何度無愧兮莊子

善曰莊子曰莊子妻

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

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

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 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

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

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鼓缶而歌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卷之三

四

冰玉堂重校



